

阳光系



长篇佳作系列

底片

石舒清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阳光书系



长篇佳作系列

底片

石舒清

著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底片 / 石舒清著. — 银川: 阳光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525-0129-2

I. ①底…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86305 号

底片

石舒清 著

责任编辑 戎爱军

装帧设计 潘毅

责任印制 郭迅生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阳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750001)

网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yangguang@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天水新华印刷厂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4971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25-0129-2/I·234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物 忆

黄花被	1
老木床	5
大立柜	11
雨 毡	15
橡 子	19
四十房土蜂	22
衬 衫	29
信 件	33
银 牌	36
古 董	38

爷 爷

苦苦菜	43
皮匠爷爷	46
赶 山	51

痕迹

叔叔	56
露宿	63
黛尔	66
小学	69
小学教师	72
月夜	77
屈辱	82
灾难	87
金骨	93
天堂的礼物	96
雨炮·防空洞	101
会计	107
乡村电影	113
奇怪的午后	116
最初的爱情	120
汉民干妈	127

奶奶家的故事

奶奶	134
大太太	138
二太太	143
柳秉堂	147
朶舅爷	152

歇 牛	158
-----------	-----

母亲家的故事

赢 草	163
外奶奶	169
大 哥	172
外太太	173
外太爷	179
大 爷	182
外 爷	186
杨阿匐	190
三 姨	195
大 姨	201
琴	204
晚 福	208
二 舅	213

邻居家的故事

河东河西	217
阿西燕	223
舒尔布	226
黑老太太	232
黑老太爷	238
豪赛尼	242

鸦 儿	245
官 司	248
大 大	251
孤 拜	257

另几片叶子

哑 巴	261
志愿军	267
勉百录	270
第一把土	275
老 田	277

物 忆

黄花被

爷爷从劳改队回来是 1973 年。那一年，整个中国都像一只被快要吃空的大面袋子。我们家更是穷得叮当响。记得那天落着小雨，雨丝细密。下了许久了路面上仍不显泥泞。村里人簇拥着爷爷进院里来。大家都在院里站着打量。一群戴着白帽的人里，只有爷爷是戴有檐帽的。我们都有些紧张地看着爷爷，我们都怕他看不上这个家了，我们都担心爷爷不认我们了。小姑姑的头一直乱蓬蓬的，但那天不知为什么，格外显得扎眼，都觉得首先是她丢了我们的人。要是爷爷当时拧转身走掉，我们都会松一口气，接着过我们的日子。爷爷不在，这样的日子我们已经过了十年，自然还能过下去的。屋顶上长满了冰草，在寒风里战栗着，认命似的受着雨淋。爷爷忽然偏头，带些严厉地对着父亲说，房子上的草，你们也拔不动么？但是不等父亲作答，爷爷就招呼着村里

人进屋去了。

屋里几乎什么也没有，只是许多湿湿的带些寒气的人。

炕上一面精席，被火炕烫出几个大洞。

真是没什么好看的。

大家都陪着爷爷落了一会儿泪。

接着便陆续有人拿东西到我家来，一瓶煤油，一小袋洋芋，一只小凳，一条旧毛巾什么的。记不得爷爷和父亲他们是怎么样给村里人道谢了。记得人们是默默地来去着。一直在下雨。落在窗玻璃上的雨丝，小叔对着它们一哈气，就变白起来，一下子看不到窗外了。但慢慢就会清晰。雨丝落在窗玻璃上，很像一个人情绪复杂时挂在睫毛上的泪迹。爷爷剃了头发，剃了胡须，戴上了白帽儿，使他立即像换了一个人。昨天，爷爷来的那个时刻一下子像飞逝得极遥远了。

我们都怀着一种想哭的心情欢乐着。从没有过这样的心理。小姑姑的头也非常努力地梳过了。我们都跟爷爷上房去拔冰草，很容易就能看到整个村子。看到不少人立在自家的院子里仰着头看我们。

奶奶的一个堂妹，和奶奶一样，也嫁在本村，嫁给了我一个外爷。她给我们家抱来了一床被子。被子八成新，上面开满了素淡温暖的小黄花。我们都数那上面的小黄花有多少。用手摸，用脸贴，感觉都是很异样的。那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绸被子。有几处的绸子受损了，如梳齿似的，像是又返还到织布时的某一过程。透过它们往里看，里面混沌沌的。有时候也在故意和一不小心之间，通过那些松散的“梳齿”，将什么东西弄入被子里去。这也是容易找着的，一捏就捏到了，然后再一点点弄它们到破损

处，再拿出来。

这些游戏都是发生在夜里。夜里，偌大的一面被子就被展开了。爷爷，两个姑姑，小叔还有我，我们几乎一家人都睡在这被子下面。我们还是有办法的，把头分置于四面，把脚集中在被子中间，这样不但每个人都能盖到被子，而且簇到一起的脚也很容易热乎乎的。只要有好日头，我们就拿出去晒被子。夜里盖着开小黄花的被阳光晒过的被子，是根本不会有噩梦的。小叔间或有尿床的毛病。要是早晨起来，身边意外地不见了小叔，那么掀开被子，就会有尿臊味从奥深的暖热里传来。小叔说，他真是很小心的，一次一次辨认着确定着是一处干草垛，而不是炕上，于是才放开来尿了，没想到到头来还是尿在了炕上。好像专门有个谁在梦里头骗他似的。被小叔尿湿的被子晒在院子里，上面有一团尿痕，我们走过的时候，都夸张地掩一掩鼻子。

被子在白天绝少拉开。除了拿出去晒日头外，似乎总是淑静地叠放在靠墙的被床子上。由于有了这么一床被子，我家的一只旧被床子又被派上用场了。但似乎上面也只有这么一床被子。被子依被床的样子叠成长条型的，像一个修长的少女，成天将她的两条长腿羞涩的耐人寻味地闭锁着。一想到这叠放在被床上的黄花被，也讲不清为什么，我总是由此自然地想到静跪着点香的老人和临窗做针线的有孕的少妇。这里面似乎有着某种足够的富足与安静。

不动声色的被缝中实际是常常夹有一些东西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伸手到里面去，总是会拿出几样来的，有袜子、针匣、一束线或一块布什么的，有时也会有几角钱，一两块钱，不期然地摸出来时叫人眼热心跳，觉得这里面原来竟有着这么大的秘密。

但是，能怎么样呢？依旧放入去，只是放得更深些，不使一摸时便可摸到。把手伸入静静的被缝里的感觉是异样的，纯然像探索着一个个幽深莫测的秘密似的。

这被子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我们似乎还用着。觉得是比以往重了。那时候我们的日子好过一些了，爷爷常说起这床被子，说拿个什么报答他的妻妹呢，在那样困难的时候给我家送来一床新被子，不容易呀。

岁月变化，使我成了一个城里人。数十年岁月一晃过去。很少想起那床被子了。人在不觉中就可以忘掉许多，似乎什么都不允许人记住，什么也愿意随时间一并消失干净似的。

已是换到了另一个世纪。

我搬了家，新置了沙发，于是和妻四处跑着选沙发套。做这些事情也是很有意思的。人四处奔竞，原来是无不寻找着合乎自己心意的东西。这才发现，要求正合己意，莫说别的，即使一副沙发套，也不易寻的。

先就近跑遍了新市区，没有。又跑几十公里到老城去，一家家商场进出着。其实口袋里的钱没多少的。想着也可笑，难道新市区那么多沙发套竟都是无用的么？发现选择本身就是一个圈套，一旦落入选择和落入误区没什么两样的。

在妻的一以贯之的兴致勃勃里我终于打起了退堂鼓，我落在后面不再想动，妻说，三家，再跑三家，有没有都不跑了。

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三家里就发现这一趟老城真是没有白跑，我看到了一样颜色，触动了一份记忆，我觉得我是被轻轻地深深地袭击了一下。这真是专意来寻也寻不到的。

当时已经转了好几个来回，我的目光疲倦地落在一种沙发套上，但很快，我真切地觉得好像是在我的控制之外，我的目光自行来了一个大的更换，我被这颜色强烈地吸引了，记忆恢复得竟会那般迅疾，我眼里也悄然地就蓄满了泪花，那些小黄花载沉载浮，飘飘欲飞，竟飞作了一大片盛开的胡麻花。

周围的一切落潮似的退到一边去。我看见妻在我的泪光里转悠着，显得那么的遥远而又莫名所以。

好在我一个人可以感知、享用并忍受这一切。

我擦去泪水。那些小黄花像凋谢过多次又重新绽开了那样。那么多的它们，不知为什么，竟是有些孤单和冷清。

我没有走过去更临近它们，我没有去抚摸哪怕是一个花瓣。

自然是要买它了，可算是天赐之物，没有比这更合我意的了。

然而和妻走在街上的时候，我手里却拎着按她的意愿挑选的沙发套。我们在熙熙攘攘的车流人声里走着，阳光强得刺眼，我的心境一时难得改观，但可以陪着妻说说与黄花被无关的话的。而且妻大功告成，心情颇好，只要能作势听她的讲，我自己是大可不必说什么的。

老木床

在我的记忆里，这似乎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笨重的一样东西。

床比现在的双人床略小一些。比单人床就大多了。床板很厚，侧面看去，像快刀切开的紫牛腱肉。不用抬，只拿眼睛一看，也知道它是很重的。四条腿如韩幹画中的马腿一样，由臀部顺下来

的部分夸张地宽着，而且趁势弯进去一个不小的弧度，床脚状如狮足，稳稳地抓牢着屋地，给人一种与屋地焊接在一起的感觉。的确，在这样的床上休息或玩闹，真是和在炕上没什么两样，不会像现在的床那样，翻一个身，咳嗽一声，它也受不住似的呻吟不已。这床似乎以它的结实与宽厚默默地承受和担待了许多。

我生下来的时候，爷爷还在劳改队，家里的老人连连的去世了，只余了我高寿的祖太太，用老花的眼睛给我用小布片连缀着尿布子，但是她也在我出生前一个月故去了，当时父亲才 19 岁，家里的老人都没有了，最老的就算是这个老木床了。我有时会匪夷所思地想，在我家没有老人的那一大段日子里，老木床是否暗暗地起过什么作用呢？

一直觉得老木床在我儿时的生活里有着一个很重的分量，似乎我关于儿时的一切记忆都可以浓缩到它身上，似乎我们一家老小十几口都是从它身上来的，但细加检索，发现我对它的具体的记忆并不是太多。

只记得严冬的时候，炕上冷得睡不住，我们一家人就都挤到这张大床上去睡，三个姑姑，叔叔，我，（有母亲么？）我们都挤睡在木床上。生活寒苦的原因，父亲那时候脾气相当的不好，除了我，沾了年幼的便宜外，家里的其他人都饱受过他的拳脚。夜里父亲也不睡在家里，披一个老羊皮袄，到饲养院的驴槽里去睡。驴槽里有驴吃剩的草，铺在身下，盖上皮袄，就可以凑合着睡到天亮了。据姑姑们现在讲，几乎是整个冬天，父亲都在饲养院的驴槽里过夜。父亲借口给饲养院看牲口，夜里不仅是把自己的觉睡了，还能连带着挣一点工分。姑姑们也说，要是父亲不去饲养院睡驴槽，而是睡在木床上，那么，毫无疑问，我们都得睡到冰

石板一样的炕上去，我们就会一个个都被冻死。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显得很结实的老木床，竟被拆得零散了，床板靠墙斜立在磨房里，旁边是它的几个腿子，或立或躺，涣散而落寞。似乎它们里面那站立和支撑的力量在拆散的一刻悄然而莫名地逃逸了，那原本抓紧着屋地的床脚，也颓然在地上，像被割下来的兽足。不用细看，就能看到足趾间显出朽败的裂缝来，裂缝很深，吹一口气进去，会发出枯索玄远的声音，还会腾出一丝烟尘，直入到鼻腔深处去了，滋味辛辣，似乎使人一瞬间就古旧和衰败起来。拆散前后的老木床真像是两样相去甚远的东西。

或许关于它的结实，我记忆有误也未可知。

拆开来的木床，后来就有了这样的用场，村里不管谁家无常（去世）了人，就来我家借床去做“停埋体”用。

当三两个头戴孝帽的人急匆匆地走进我家里时，我们便知道村里是无常人了。这时候，多时关着的磨房门就打开了，人们将床腿一件件拿出来，将床板费很大周折抬出来。床板很重，需三四个人抬着，父亲常常帮忙抬着，一路就去亡人家了。床腿一人掬一条去。像我们这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娃娃，一人还抱不动一条床腿。但我们也缠紧在大人们的脚脖子里跟着去了。记得他们扛犁那样扛着床腿，走得很疾，不时会把床腿在肩上换一换位置，但脚步不会停下来。不久就会听到哭声。到那家院子里，几个人在一片哭声里开始洗老木床，洗得很详细，一个人用汤瓶倒水，一个人洗，一条腿一条腿洗，一小片一小片地洗床板，就像洗一头宰了的大腿牛那样。

洗过的老木床会显得神情庄重，深具意味。

稍稍晾晒片刻，就会七手八脚抬入有哭声的屋子里去。

一会儿进屋去时，见老木床已被结结实实，规规矩矩地支起来了，它默默地，稳稳地立着，像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地担负和完成着一个什么使命一样。亡人盖着一片白布，已安静地躺在它上面了，它那么阔大而安详，似乎亡人睡在它上面便已有了一个好的归宿一样。亡人头畔的香烟缭绕着，也似乎一律缓缓地汇入它的木质里去了。它的四周跪满了伤心落泪的人。有人用手攀着床沿；有人轻轻掀起尸布来，望一眼亡人被竖立着捆在一起的双脚；有人把亡人的手从白得发青的尸布下轻轻牵出来，疼惜而又绝望地摸上一摸，又悄然送回去掩住。老木床在那一刻似乎默默地驮着亡人和活人的一切，似乎在暗暗地不停地劝说着亡人不要惊恐，尽早安息，在告慰着活人不要过分悲痛，顺主节哀。觉得老木床就像村里一个年高德劭的老者一样，平时不觉得什么，但在关键时刻，危急关头，却当仁不让，不可替代地站出来，引领了大家，安抚了众人。有时候甚至有了这样的念头，要没有我家的老木床，村里这么多的亡人一个个该怎么办，该往哪里停？

实际上这样的自满和忧虑都是不必有的。

亡人入土后三两天，我家的老木床就会被送回来，是被重新拆散了送回来的。照旧又放入磨坊里去，静候着另一个亡人来用它。

正像凡事在习以为常之后，又总不免有着变化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不知为着什么原因，村里再有了亡人后，不很用我家的老木床了。

偶尔打开磨坊进去，会有意无意地看见老木床，已蒙了冰凉的尘土在上面，鼠屎和鸟屎上面也有的，偶尔还会攀连一些蛛网。蜘蛛不知哪里去了，余了一个死苍蝇什么的结在网上，已枯寂得

像一点干菜叶了。

似乎把它扔在那里，再也没有动过。

直到一对老人突然到来，要用它时，才发现它的一条腿找不见了。

那时候爷爷已经从劳改队回来了。

爷爷 1963 年开始劳改，1973 年才刑满回来，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在中国是一段很苦的日子。记得爷爷把面袋锁在箱子里，到做饭时就用一杆小秤称出些许面来，让母亲拿去做饭。爷爷还带我们一家去山里挑苦苦菜回来贴补着吃。

爷爷在劳改队学了不少手艺，饭也会做的，但是回来后就不做饭了，只是教母亲怎么样把苦苦菜和麸子和在一处做窝窝头。那时候爷爷才五十多岁，有人劝爷爷再成个家。但爷爷一直孤身过到他无常。关于爷爷的事情真是可以写一部长篇。

一日家里突然来了很老的两个人，一男一女，我们当时视野是很狭窄的，就觉得他们两个是有一些派头的。那老爷爷胡子白得叫人敬重，胸前的纽子上还系着一块链表，不时掏出来看一看。老奶奶戴着大盖头，脸熟透的梨一样黄俊着。他们在屋里和爷爷说着什么，然后几个人就都哭起来。那老爷爷哭起来像一个委屈的孩子，而且有些像笑声，但泪水很实在地流下来了。爷爷放了声哭着。有几声哭得简直叫人害怕。好在他们都是哭了片刻就收住了。原来这个人是爷爷的一个堂叔，很小的时候就出走了，多少年来没有一点音信。实际上离家并不是太远，是住在青海的什么地方。那天家里来了很多人，都是我们的本家，来了又是哭又是笑的，使家里的气氛在那一天显得很特别很异样。夜影落着的

时候，院子里空静下来。这一对老人双双在炕上做礼拜。爷爷和父亲就开始给他们支老木床。

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和爷爷一样，睡在炕上。不知道爷爷为什么要偏偏为他们支床。是显得洋气一些么？

床就支在爷爷睡的正房里。

真是不用不知道。这时候才发现少了一条床腿，翻遍了磨坊也没有找见。父亲红着脸问母亲是不是放在灶火里烧了。虽是这样问，但知道借母亲几个胆子母亲也不敢这样做的。眼看着星星出来，地上黑到看不清脚了，就不再找那条床腿。爷爷在劳改队学过泥瓦工的，便在缺床腿的地方用泥巴土块很快砌起一个与床腿齐高的土柱子来。自然是再稳当不过的。

夜里那一对老人就睡在老木床上。我和爷爷、叔叔睡在对面的炕上。已记不清爷爷和他们晚上说过什么没有，只记得他们两个仰面齐并着睡在大床上，眼睛像是在等着药水落下来那样挤巴着。床头靠墙的地方，并排斜放着他们的拐杖。

他们住了三四天就走了，走的时候又是一场哭，但后来就再听到他们的音信。当然现在他们是早不在世上了。有时想起他们，想起青海还有我们的一支血脉，就问父亲，与青海方面有无联系。但联系是肯定没有的，若有，也用不着我问父亲了。于是就觉得两个老人的到来如同一个梦境了。

两个老人走后，老木床竟没有像以往那样，拆散了抬入磨坊里去——磨坊不知什么时候也不见了——竟就一直放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两个老人重新来睡。也许是那条泥腿拖住了它的缘故。后来就逐渐放了些东西上去，粮袋啊旧木箱啊什么的。

后来，大概有十年到二十年，在我的眼里就再也没有见过老